未來的維度

戴錦華（會議發言錄音整理）

我給的題目是未來的維度，其實不久前我們也在北京召開了一次小型的學術會議，以此作為題目。對我自己來說，在我的整個的思考當中，提出“未來的維度”並且希望大家共同去想像未來、提出對未來的思考，是非常急迫的一個問題了。我想我其實應該和 Anita 的發言換一下，因為我的觀點好像有一點沉重、或者是悲觀，因為我說，對於我來說未來不是一個時間問題，我提出未來不是想在時間的意義上去描述它或者思考它。

因為，今天我們所擁有的時間，無外乎是兩種觀念當中的時間。一種很奇怪，在今日中國也一樣，我們的時間是基督教式的時間，也就是所謂的“樂園-失樂園-複樂園”式的時間，一個這樣的歷史想像和這樣的文明想像。當然，更重要的一種時間是發展主義的時間，也就是一維的和線性的時間。我們相信這個時間是有意義的、有指向的，是不斷的將人類帶向更美好的、更繁榮的、更文明的、更富強的未來的這樣的一種時間。而我來說，一個很好玩的事情是，中國的時間，在中國的當代文化當中，幾乎完全消失了。或者說中國時間也就是自然的時間，四季更迭的、生命輪回的、日出日落的、春播秋收的這樣的一種自然時間其實完全在我們的文化當中喪失了有效性。我們大概無外乎是按照前面說的那樣兩種時間來想像，那麼對於我來說我所要討論的“未來”和這樣的時間無關。

同時我也要說明，我要談論未來的話，也和烏托邦無關。我的未來不是說我們需要一個烏托邦，或者說我們的未來想像一定需要一個關於烏托邦的想像。因為在我的理解當中，“烏托邦”並不是一個關於未來的特權敘述。“烏托邦”也可以是一個關於過去的、關於我們失落了的天堂的故事。或者烏托邦也不一定是正面的，烏托邦也可以是反面的。事實上二十世紀就是一個書寫反面烏托邦的年代。我開玩笑說，在二十世紀，我們所有的故事都不是“善托邦”，都是“惡托邦”，都是那些恐怖的、絕望的、黑暗的沒有救贖的故事。所以我說我提出未來和烏托邦無關。

我提出未來和什麼有關？答案就有點掃興了。我提出的未來是和“有沒有未來”相關，或者說，我提出的未來是和“末日”相關。為什麼這個時候“末日”問題成為我提出“未來”問題的最重要的參數，原因很簡單，我想任何一個在觀察和思考著今天世界的人也許會分享一個觀點——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顯然逼近了一個“末日”的狀態。我以前也提出過一個問題：資本主義體系的“末日”是不是也是我們這一期文明的“末日”？進一步的問題是，這一期文明的末日是否將成為人類的末日？或者換一種提法：人類可不可能在這樣資本主義迫近的末日和全面的危機當中“倖存”？或者再把問題推進一步：倖存下來的人類，如何在地球上生活？我經常把這個問題再多說一句的是：如果我們很有人類情懷的把人類想像成一艘巨型輪船的乘客，輪船在有著風暴的海上航行，那麼災難到來的時候，人類有一個共存共亡的命運。我想把它在引申一步，事實沒有這麼美妙，當

人類這只巨船沉沒的時候請大家回憶一部好萊塢電影《泰坦尼克》，即使是那樣一艘巨輪，在它沉沒的時候依然是三等艙先進水。換句話說，全球的窮人或者全球的窮國會在這個迫近的末日和劫難當中率先遭難。

在這樣一個意義上說，我提出“想像未來”其實是一個“對抗末日”的命題。但是這個命題的不樂觀在於，如果真的是末日的話，我們是否有能力去對抗。在這我要引用齊澤克最近的一本著作叫《末日生存》，在這本書中，齊澤克用齊澤克的方式做了一個很有趣的寓言講述，他借助聖經當中的啟示錄四騎士創造了一個“末日四乘客”——在急遽的駛向末日的車上，拉了將文明引向終結的四個乘客。他是這樣描述的，他說這四個乘客是生態危機、是生物遺傳學革命正在/將會帶給我們的後果、是體系的不平衡性（在我理解當中，體系的不平衡性可以表現在已經到來/即將到來的全球對原材料、食物和水資源的爭奪）、第四個乘客就是每一個社會和國家中越來越赤裸的階級分化。我的進一步解釋是，以及，這些階級分化已經、正在、必然爆發為一種排外，很多種族的、階級衝突的矛盾以排外的方式發生的社會暴力。在齊澤克的故事當中，末日四乘客中的每一位都可能終結我們今天所擁有的這個文明。

對於我來說，問題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面對著這種越來越迫近的資本主義的內在危機爆發必將自我崩潰的情況，用阿明教授的說法是“內爆”——必將爆破的狀態，整個世界的文化知識份子幾乎整體對這種災難的迫近保持著漠然、無視、掩耳盜鈴。在我的理解當中，這種狀態是一種後冷戰（或者用我新想的一個詞叫做“後冷戰之後”After-post-cold-war）的歷史情境之中最嚴重的整體性的世界文化問題之一，即我們對所有的這些危機和末日的迫近保持著這種麻木不仁。

大家都知道，其實我是一個研究電影的學者，這兩年來以“末日”為主題的電影數量之多、之集中可能跟 2012 瑪雅曆的一元更始有關係，但是，我想著或許是一種扭曲了哈哈鏡。這個哈哈鏡在向我們傳遞著一個事實——我們知道末日迫近了，但是我們寧肯假裝它不存在、寧肯認為我們的文明仍然有無窮的前景和無限的未來。據說，有一個全球的統計數字表明，在中國、在亞洲，年輕人更相信未來，歐洲和美洲的年輕人已經在認為他們的美好天堂是在過去，他們希望能返回過去。據說今年德國最大的一種遊戲形式就是大家“返回中世紀”，穿上中世紀服裝，進入一種中世紀扮演的遊戲形式。而在大眾文化當中，大量湧現的這種文明表像最後全部成了一個愛情故事的背景。好像人類應對末日的全部辦法是在末日時刻拉著愛人的手。很顯然，在末日時刻拉著愛人的手對人類的災難和末日的毀滅毫無救贖力量。

那麼，這種現象對我來說帶出的另外一種情形就是，今天我們已經好像別無選擇的成為了“孤獨的個體”。對於孤獨的個體面臨一個整體性的文明的劫難的時候，大概我們除了想像拉著愛人的手，就再沒有辦法去想像別的東西了。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整體性的危機的心理狀態和文化狀態之中，需要大聲的呼喊說“末日近了”其實是一個更積極的戰鬥的態度。這個“末日”不是基督教

意義上的末日，而是人類的末日、地球的末日。這個積極的戰鬥態度就是說：讓我們每一個人從想像未來開始。然後我們去實踐對未來的爭取、對未來的創造。

今天沒有時間展開，我簡短的把我思考的還沒有結論的結論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享。我要回到我的起點的反面，對於我來說“未來”是關於“時間”的，為什麼它與時間有關，就在於它迫使我們每個人自問我們是否仍渴望擁有明天？我們是否仍然希望人類、或者我們的孩子可以繼續活下去？所以，它是與時間有關的。如果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回答我們擁有“未來”的現實可能性究竟在哪裡？我們如何找到通往未來的方向和路徑？那麼，我要回到我的反面，我說，想像未來當然關乎於烏托邦。因為它關於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要不要思考，與其被資本主義終結，我們有沒有可能去終結資本主義？如果我們思考主動地去終結資本主義的話，我們同時要回答的問題是終結了資本主義之後的替代方案是什麼？我們用什麼來替代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或者我們非常斯文的把它稱之為“現代文明”。同樣，如果我們說想像未來關乎烏托邦的話，那麼我們要回答我們關於未來的政治規劃究竟是什麼？而且實現烏托邦理想的政治力量是什麼？這種政治力量是否在今天的世界當中處於上升狀態？如果他不是處於上升狀態的話，我們有沒有可能介入其間、參與其間？共同去創造一種新的、上升之中的政治力量？

我就不去舉更多的例子，大家知道近年來最引人注目的、曾經喚起我們的激情與希望的是“佔領華爾街運動”。拋開一切不談，佔領華爾街運動喊出一個響亮的口號，這個響亮的口號在全世界回蕩，這個口號是：“我們是 99%”。一個簡單的事實再次被揭示、這個世界再次回到了一個唯一的狀態——1%的人佔有全部財富、掠奪 99%的人。但是，當“我們是 99%”的口號被呼喊出來的時候，他同時向我們暴露了一個問題，當我們意識到我們是多數、我們是被剝奪者、我們是渴望擁有未來並創造未來的力量，但是我們仍然沒有回答“我們”是誰？

換句話說，我想提出的是：有沒有上升中的政治力量？被剝奪的多數人有沒有可能成為一種上升中的政治力量？同時，我們有沒有必要去呼喚新的歷史主體？我們如何命名新的歷史主體？換句話說，我們如果認為未來是終結了資本主義、或者資本主義終結之後的不同的文明形態，那麼我們必須去創造或想像我們是否有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知識類型、及其價值觀念。

我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為鄉村建設運動十幾年的志願者。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想像創造未來的路徑之一。同時，這不僅僅是一種生產形態、一種組織形態，它可能再一次的為我們打開並且啟動在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當中累積下來的、以農業文明為基本范式的智慧、知識、和可能。同時，在這樣的一個思考框架當中，我認為我們不應該簡單的妥協和屈服於 After-post-cold-war 的一種主流文化。那麼這種主流的文化就是對“革命”的審判和無條件的拒絕。我喜歡這句話：革命作為願望物件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是作為動機物件永遠是可以實踐的。如果我們要面對的是人類的災難和劫數的話，同時我們盲目的拒絕、告別和埋葬革命，那麼是不是一種新的愚蠢？也是在這，我認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再一次成為我們可

能、並應該扣訪的對象。

至少有兩句話，也許我們應該再度回應和分享。一句話叫做：沒有革命的理論，只有革命的實踐。一句話叫做：做現實主義者，求不可能之事。

謝謝大家。